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五十

明 李夢陽 撰

序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録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

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昕細昈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為書也立從横倡捭闔勢利唉軋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羣兒一餅爭攫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横議膠固申

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隐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躭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徃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攺傳者妄於

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獘巧譎相射遂為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

謂因以為戒者也

刻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説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典一一可措之行葢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説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

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刋脩焉時已稱舛鈌及刻本失士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輙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抆也故其書愈舛鈌不可讀弘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

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大集云闞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闞子曰集奚而刻也闞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

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閻子遇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

道流是證則餖飣昭矣出入黄老申韓則援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涣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闗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渭濵善矣不曰襲荆州之狐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顔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

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且奬蒙進吳賛羽德曹謂備為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内經假於黄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措事因心以揆法覯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氏不氏暇論哉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叙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趣時改行効重本

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褱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

撫卷歎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㪚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扎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扎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逖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

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矣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顏延年注今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為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為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刋諸此訛缺姑仍之俟知者校焉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俯仰四顧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剜去亡矣於是李子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巖巖立怪石撑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蝕剥蘿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

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曾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為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

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木災也太羮之味豈羣口所嘫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井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眞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邪墓在南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八十一板因係之曰淵明高才

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覽惻愴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也時年五十

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此哉它不必論
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知公三十年間詔
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
者至邪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
使賈誼李廣没於下位有武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
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諉
邪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
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邪於乎

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詧者已毁者繼引者厄嫉者力黄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而悲也公既没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懐其儀刑聞者溆其緒理薄海内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隂録及其子孫葢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

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寶之為給事中卒有生曰汪愈者戴甥也以寶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寶紀中

白鹿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顚末凡乃興之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墜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脱

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焉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剏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聞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

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遯而綱目修皆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予為斯志亦亶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圮者可復耳矣或乃游眙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

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端本策序

夫君臣之際有難道焉予觀内江李公蕃以端本策上昭皇帝帝覽之即日名蕃拜兵科給事中何其遇合之易邪然予未嘗不幸其始而悲其終也何則昔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帝隋王通亦以太平十二策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為此豈不欲君臣遇合哉然而有難焉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哉夫孝文固

世之所謂賢主也乃於一李廣不能用頗拊髀思不得頗與牧則詛之竟弗之行也固宜雖然宋神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事帝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也故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為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亦賢王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葢駸駸向太平矣乃弗竟其志殂也論者咸歸諸天而昭皇帝崩也李公尋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之

天可哉夫余安得不幸於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昭皇

帝指星變涕泣諭羣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集卷五十

空同集卷五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序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既為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為也曩予有内之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永焉於是援筆而布辭疎鹵荒鄙

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之君子謂予好怪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測易曰游魂為變是也乃其為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眞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

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巳而申奏摘節其聲諶諶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鶴鳴在陰其餘音則颸颸然若欲訴而咽巳吐而中結也斯楚之遺些也李子曰予為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忉別怲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知其些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廻風隕葉寒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巳矣而不知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

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内人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内人則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予何能聽汝琴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侖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㝡驗識務之必才

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眞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題邇信遠繼懲繩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因國也文以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文遂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為府也于時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

冦平以問汝載汝載曰予盇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貞問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緼揮聚根之學持例發凡祖之史摛精揆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乎世是故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蕪公去取衷弘易勸易懲李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通矩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

二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

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沖言者未必沖詩隐言者未必隐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為詞也健矣而直者則呰其險謝之遊山沖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閑居隐矣而貞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

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戭夷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罥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眞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

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為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

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為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酩野客新蕨盤飧玆其情又何懽也夫鳫均也聲喚喚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擅有詠北風其凉之篇興而十畝之

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歡祛悲者也夫大人尚蕙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偕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既痱乃有

縞馮之英媚枯綴疎横斜嶔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闌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為吟手之為詩詩不言月月為之色詩不言梅梅為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

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於梅也黄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玆之遇也何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遵道録序

録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有

所為皆非也故附徃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非罔攸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遵道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利吾奚利本非為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眞眞者無所為而為者也無所為而為故即其至為淺深均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

而為知仁者見之而為仁者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畏也懼之凡此者恐伐眞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户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矣堅持以毁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眞也有為而為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眞而就之於是君子重有憂焉於是作遵道之録録其正以救

徧録純以救駁録要以救岐録是以救非録本以救末凡以反眞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人之好畀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眞者也吾所謂即其至為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録遵道者意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録序

誨愚録者殷子録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不

志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别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録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丈以發之嶄巖浩汗

才之奇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擭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歙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為商挾束書夷扁舟孫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兎則敲石火温錫榼炙腥肥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

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奇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為詩才敏興速援筆輙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生輙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輙又十然卒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即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卒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病瘵核不快於遊將返舟

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

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耶陰凝氣慘草木隕零情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濯木有喈喈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耶使之春者耶非春非鳥以之者誰耶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

暢而永之而詩生焉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
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
曰以鳥鳴春夫霜崖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凝慘殞
零之候也然吟而宣宣而暢暢而永之何也所謂不春
之春天籟自鳴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為廵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河
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潛洞

臧否旁燭究幽見之苟眞飈激山屹利害困移也於是君子佩㤅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廵按者以觀為職者也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年也譚子貿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

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為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儆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無遁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燭愛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為風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然河洛也厥方

狹矣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

公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空

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而歸

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吴銓

空同集卷五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序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濆亡矣余既往哭其墓

復収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録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子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葢若失要賓不甚鮮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寛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内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葢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羣

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頎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糈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

顧又死獨不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廸功集序

徐廸功集六卷并談藝録子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刋

馬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予在汲子容訃予曰昌穀遺言予序其遺文於是手其文歔欷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丈邪麟鳳芝寳世所希遘見遘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抑生不生生而修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吳中十數年間鶱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竟轗軻夭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人李杜轗軻勃賀則夭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代足寛解孰謂親遘見

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為鬼魅之說非邪客曰羣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録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躭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迪功所造詣予莫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温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典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

人道之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即有蹊徑厥儷鮮已脩短細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秦君餞送詩序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葢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為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以彰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宣子請各賦

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望矣聞賦蒹葭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它人夫蔓草細物也蒹葭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秦君為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為之賦嵩山有賦大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星亭者夫嵩山者言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蘇門者源

泉有本也梁園銅雀五老德星者俛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徵也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徵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泰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然而造始于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黄陳師法杜甫號

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

則所謂深深欵欵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缶音是已缶音歙處士佘存修作處士商宋梁間故其詩多為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反其鄉今數年矣以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作泯沒不見於世也幸子表之予於是作缶音序處士行詳見志表予故不

述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顔詩序

希顔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皇帝奉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而夢魂常遊於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王曰臣鑄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傍荆榛翳如狐兎穴之敢請王曰吁汝歸其遄歸君於是秣駟於郊載脂其牽旆旗設軷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於其鄉周諸王

諸將軍曁羣大夫士與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紱者車者馬者俎而醑者咸祖君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寡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敭敭者焉有斂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

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轡之柔矣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鴟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曰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李子曰夫名莫大於展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思本情莫先於頌

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況蕪之乎況蕪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浮𥥆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逝德崇而宦早乃其吟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摭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邪夫吟者萬物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邪斯位與名共滅之邪且弗刻茲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子孝子之於親是而無非愛而無憎修而無短斯非無非也見其是

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柏松如彭如耼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愛生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子曰吾親德才罔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即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即小罔聞也則求使聞也詩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

多寡無巧拙必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激而吟視形為巨纎人之吟則視所集為多寡巧拙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也多寡者撝也巧拙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今為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戸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為正德辛巳會今皇帝即位搜俊乂掇遺佚繹勞伐起廢屈元卿碩舊圉不祇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文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内守曰嗟吾父斯不謂完名乎璽書及之矣抑非榮乎非壽何謂於是以公凡所受制書及凡所贈公言萃為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大懿四韙是成何謂大懿政信德

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信則孚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贊君禮則榮臣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踶李子曰完者叅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者徵乎獨者也是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完之也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恢之也害而人名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也均壽不夭也人完之天久之名之厚之榮之

枯之也何也德貞則政孚政孚則人賛人賛則天利夫然後名壽獲而寵錫緜矣斯踐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其貴也然有擊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美也然有揠而槁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不知其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於是違道以干名名僞而厄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避厄厄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衆棄之矣又於是

委曲以來贅贅行而天殃之矣所謂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即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也斯不知遠者之弊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廉矣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李子曰善而不之見謂之心盲嘉而不之聞謂之心聾見之而不審聞之而不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并詩

何公曰予為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

叅政馬有旬宣圖太僕卿馬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廵撫雲南馮有岀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滇蜀之嶮嵬目匯心發之以才是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岷綏夷邇悅遐來故旗牙輿馬鼓笳縣矛之擁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綬雲滃霧渫摛馨布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蔽虧徑路迴縈星軺霜憲出有

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詠者
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
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尚象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
體乎禮吟歌效諸詩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諭
志則春秋之例回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韙哉
邃矣
環環大抵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闕零逐輶
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略西土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縈帶嵩隰淤原沙易霾恒風振槁布潤

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芃芃有棠是紹簡在帝衷

右旬宣圖詩

駉牡魯吟駼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宅物以人茁

名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駊騀牧人乃夢維魚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收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户華夷是參我公莅

之王化愈覃獻琛錫貝駉寡停𩦞翡翠象齒猫睛金蟲

右出鎮圖詩

泙會圖序

泙會圖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埶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乎夫泙之未水

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王官同地盍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

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玆地覽其圖而歎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扤危邦鮮甘食設境内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剌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為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代同榜序齒録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録之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為私録而齒序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録乃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録之矣汝復私録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如周公之於伯禽之

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題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

其居官必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争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兹録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嘆曰嗟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

大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菑焉圖之他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空同集卷五十二

空同集卷五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序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為嘉靖甲申詔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兹邦也民紓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之西如吾民

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其外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旦主焉陝以東奭主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天子不以旦奭待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為易化險

為夷變阻為利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複故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奭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妒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勲流聲吾恐冦恂無河内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節也

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名公思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保傅夾輔之任陜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懽也諸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河與陜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静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别利持久占之矣久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也高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始脫行省陟内臺官都御史雖鮮鶴服豸轂藩屛而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子嘗與公指屈揍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柏之生也森森戢戢

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静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静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滞漾沔登峴首躡楚山望荆郢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

今考之固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其俗獷藪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瘠而貧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别利持久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

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斯而已哉代夏為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羣為空固非

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葢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即夷以知險即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即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即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

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戢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藪盗而哨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潜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戢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頡頏者也有参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博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恕而廉是故威威生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

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係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斂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係自其父矣嘗觀係射于南郊又見係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羣空也何也其寮皆千里才也又

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之駒非渥洼不産觀鮑佚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之根不産花卉桃李之根不産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玉沙董公之為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扃鑰增範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黙以惇德行之旬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也舉進士

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為政有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而不知剸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有亹亹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為左使也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眞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即能陸剸犀兕水斷蛟龍顧安所

施乎故曰必專而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軟材於越隙歷塊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駑騂能别之乎故曰任重者逺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斯良之矣故曰抱眞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眞也然中書而戸曹而叅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叅藩政卿太僕進右使而左斯其逺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者重也故今綰銀章握紋符㝠然為方面首前也亹亹

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為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參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視而笑莫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思者或問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然有獲焉

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蔽之章惑焉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焉覩其績慚焉已企焉巍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為之力長而益修譬之飢渴飲食焉或歉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羡而服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為藻華義經道緯探賾鉤奥噴芳摛英如飲醇而抉其

粕鮮不精焉故其為仁則難困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悦導民則從邁繁則剸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宄避其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者也大夫自視欲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其人惕覿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緇衣改於既敝杕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敝之嘆不發於由而好古之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項而遽適乎江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所謂高而蕪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為三疊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羣龍載翔沛之為霖澤我萬方其一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揖之旟旐斾斾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二維南有山桂也冬榮青青沚蘭凌秋擢英

馨香永懷回鴈春征其三

送石菴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廵撫河南之三年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詣李子問曰廵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丈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汙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有聞焉人

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亦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禄非忘之也葢懼盈也又恥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恥競然耳而黄金

錫歸杯酒繹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
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
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
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㦛代天子出而巡
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瘠瘐
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横平征役允計會閲兵甲視墉城
畫廨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頴特風動雷行露
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且

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寛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勵之鋒斂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之他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閆子序

閆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穀曰閆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閆李者同邑人也而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玆乎徐生曰賢者弗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友非義久必疎鄉非義久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也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義而久者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久而戀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闓李者戀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久昭戀宣義而蘭求者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閼閼閟子之父邑卿也海陵儲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淅王子賦亮闇國時有喪也郴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淞陸子賦金陵吳徐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

曰喬之詩緻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邉之詩冲陸之詩槩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衡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寶諜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

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與詳為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為譜也遡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夫自

人之不知有尊也於是乎悖悖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於是乎疎疎則不一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無悖則有尊矣其無疎乎無疎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叅河藩之議李子獲覩于其譜而

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歸即其邑之東構東樓闢書院羣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夫是言也誰不知之也然末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

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禄人也其仕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羣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久之而有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緣類以彰德則力為有循託

物以寓警則怠心靡乘執循袪怠非志罔成故曰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鼔琴也志在高山鍾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峡者山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虚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

夫富貴導淫介冑起忿忿以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冑人也為錦衣貴矣兄弟世禄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者邪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之泠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癈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跡者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冑之於俎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

吾如此者志爲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

情者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空同集卷五十三